

慷慨外推、邁向多元他者的沈清松教授

Generous Strangification and Toward Many Others: Professor Vincent Shen

周明泉 (Chou Ming-chuan) *

中華新士林哲學大師沈清松教授已於加拿大多倫多時間 2018 年 11 月 14 日子時，蒙主寵召、安息主懷，距生於 1949 年，享年 70 歲。2018 年 11 月 19 日，多倫多市 St. Basil 教堂為沈清松教授舉行殯葬彌撒。同時段，多倫多大學為表達對沈清松教授驟然離世的惋惜與不捨，分別在三個校區 (Simcoe Hall, U of T Mississauga and U of T Scarborough) 降下半旗以示哀悼。沈清松教授的骨灰由其遺孀劉千美教授及其公子沈昀佑先生隨身扶抱，於 12 月 10 日抵臺，目前暫厝於臺北市大直天主教墓園。12 月 13 日，政治大學哲學系於校內舉行追思紀念會，邀請全系師生、系友與學界友人一同緬懷沈清松教授的學術志業與功蹟，感念其恩澤與對臺灣學術界的卓越貢獻。12 月 14 日，輔仁大學哲學系為沈清松講座教授 (Vincent 弟兄) 舉辦追思彌撒，由輔大校牧林之鼎神父主禮，劉丹桂主教與吳終源副主教等十位神父共祭，場面莊嚴隆重，溫馨感人。

一、生平與著作

沈清松教授為人慷慨大度，學貫中西，著力於開拓中華新士林哲學的研究新視野與理論新向度：先生一生治學細膩嚴謹，思辯縝密周全，論述清晰明辨，文采載德載道，不耽溺於理論之玄思，或桎梏於實踐之技用。

總以社會文化的工作者自居，對於東西方哲學與文化整合的工作推動，不遺餘力。晚近，有感於全球化後民族格局之變革，對內，關懷著臺灣文化的發展並研究當前臺灣重要問題的趨勢變化，例如：臺灣精神之提升、中華現代性之探究，以及針對海外華人的花果飄零、離散的生命意義之剖析與關注等；對外，則針對當代西方思潮之詮釋與批判，深化基督宗教 (尤其是天主教) 的在地化研究，以及天主教與其他宗教在後世俗的社會中，應當如何發揮積極性功能與角色，進而提出極具原創性與啟發性的新概念，例如：對比、外推、形成中的自我、相互外推、可普性、多元他者、慷慨的倫理與政治等，進而開啟中華新士林哲學跨文化研究的新向度，促使中華新士林哲學關係存有學的理论轉向，著實開顯先生周延稠密之哲學慧思。

沈清松教授能有今日的學術地位與成就，與其學思養成的過程與人生的豐富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先生於 1967 年 9 月進入輔仁大學哲學系就讀，在 1971 年 6 月取得哲學學士並在履行兩年的國民義務役之後，在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繼續攻讀哲學碩士 (1973 年 9 月 ~1975 年 6 月)，並於研究所就讀期間，榮獲推薦成為 1974 年斐陶斐榮譽會員。此外，在方東美教授 (1899-1977) 與葛慕蘭教授 (1907-1977) 的共同指導之下，以「《存有與價值——多瑪斯存有哲學『超越屬性』與中國價值哲

* 作者為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學『精神價值』綜合比較研究」為題完成碩士論文，並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碩士學位。1975年9月，前往比利時魯汶大學繼續深造，於1977年6月取得哲學的碩士學位。旋即在1977年9月申請進入魯汶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班就讀，同年他在魯汶大學攻讀第二個碩士學位，並在1979年6月順利取得「發展中國家研究所」的碩士學位。在魯汶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的求學期間，師從於Jean Ladrière教授(1921-2007)，最後以極具創發性與深具學術價值的博士論文，即「行動與創新——布隆德的行動與懷德海的創新之源起對比與結構對比之研究」

(Action et Créativité: une étude sur les contrastes génétiques et structurels entre l'action blondélienne et la créativité whiteheadienne)一書，取得哲學博士的學位。1980年5月，先生在魯汶大學通過哲學博士論文的答辯之後，立刻收到政治大學歐陽校長的邀請，返臺任教。

歸國後，先生一開始受聘為政治大學哲學系客座副教授(1980年8月~1982年7月)，之後轉任為副教授(1982年8月~1984年7月)，並於1984年8月升等為教授。1985年9月至12月，受邀擔任法國巴黎大學高等社會科學院的客座研究員，1986年1月至4月受邀前往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系、漢學系擔任講座教授。

在1986年8月至1992年7月這段期間，擔任政治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與哲學研究所的所長。卸任後，接任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職(任期從1992年8月至1996年7月)。期間，曾於1993年10月到12月受邀前往維也納大學科學哲學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三個月，並在1995年被選任為中國哲學會理事長(1995年12月~2003年12月)。卸下研發會主任一職之後，於1996年10月至12月受維也納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的邀約擔任客座教授，並於1997年1月被選任為國際中國哲學會會長(任期至1999年12月)。不僅如此，於1998年10月至1999年9月期間，受邀前往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院擔任歐洲漢學講座教授。先生在政大任教長達二十載，期間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對臺灣學術界的影響更是不在話下。在政大任教期間，其個人於1986年至1988年以及1993年至1995年等期間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於1988年先生獲頒中華民國第二十六屆十大傑出青年獎，並於1993

年榮獲教育部績優大學教師獎。

2000年7月起受聘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國思想與文化講座教授(Lee Chair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任教於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東亞學系，接繼漢學家秦家懿之教職，並於2007年7月至2010年6月接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一職。2009年與2010年，連續兩年獲頒多倫多大學文理學院年度傑出研究獎。在多倫多大學任教期間，先生在國際學術舞台上更加活躍，於2000年11月至2011年12月擔任國際中國哲學會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Honolulu, USA)，於2001年11月起獲聘為國際中國哲學會常任理事。此外，自2004年7月起擔任RVP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協會理事，並於2012年7月被選任為RVP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協會的副主席(Vice President,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Washington DC)。2006年4月17日至25日受輔仁大學哲學系邀請，回臺擔任羅光講座的講座教授，雖然僅有一週，然而此次講學備受關注，意義深遠。2008年3月至6月再度前往維也納大學哲學系擔任客座教授。

先生原本計畫2019年從多倫多大學退休回臺，擔任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院榮譽研究員暨哲學系的講座教授。一群沈老師在臺灣所指導過的碩、博士生們，從一年半前就已經積極地籌劃2019年7月10日在輔仁大學為先生舉辦七秩華誕的學術研討會。然而，先生突然辭世的噩耗傳來，不僅使我們痛失一位令人愛戴的恩師，也使中、西哲學界痛失一位令人尊崇的哲學大家。得以稍加安慰的是，在2018年的孔子誕辰紀念日(教師節)，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哲學系特別為沈清松教授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學術研討會議：「東西方的建構實在論」，提早幫先生慶祝了七十壽誕，這稍加彌補了我們還來不及幫沈老師舉辦慶生的缺憾。不過，輔仁大學哲學系與天主教學術院已經擬定將在2019年7月10日至11日舉辦「邁向多元他者——當代中華新士林哲學及其未來展望學術研討會暨沈清松教授七秩冥誕追思紀念會」。同年11月，《哲學與文化》月刊也將推出「沈清松教授逝世週年紀念專輯——當代中華新士林哲學及其發展」。

沈清松教授的國際聲望令人景仰，儘管哲人日已

遠，但是典型在夙昔。先生除了氣度豪邁與視野開闊值得我等後生晚輩學習與仿效之外，其生前即便經常受邀到世界各地講學，但是無論他身處歐洲、美洲或亞洲，皆能凝神專志勤於筆耕，這點也是我等需要學習的。正因為先生勤於著述，方能遺留下豐碩的專著。其主要的專書著作有《解除世界魔咒》（1984）、《現代哲學論衡》（1985）、《為現代文化把脈》（1985）、《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1987）、《科技、人文價值與後現代》（1990）、《人我交融：自我成熟與人際關係》（1990）、《傳統的再生》（1992）、《追尋人生的意義——自我、社會與價值觀》（1996）、《呂格爾》（2000）、《臺灣精神與文化發展》（2001）、《對比、外推與交談》（2002）、《對他者的慷慨：中華文化、基督教與外推》（2004）、《跨文化哲學與宗教》（2012）、《從利瑪竇到海德格》（2014）、《返本開新論儒學》（2017）與《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2018）等。在筆者看來，每本學術專書各具特色，皆能切重要點、鞭辟入裏地透徹分析，非常值得你我好好珍藏與細細深究。

二、慷慨外推、邁向多元他者的學思轉折

陸敬忠教授在祝賀沈清松教授六十大壽的論文集《從對比到外推——沈清松教授祝壽論文集》之前言中寫道：「沈師之哲思歷程就時間向度而言縱貫古典、現代與後現代而通時化之，就空間向度而言涵攝東西方文化、外推至其他文化而致可普化理念，就文化內涵而言整合自然、科技與人文而開導出全人而開放之文化精神，就哲學系統而言，從其建構實在論存有學出發、以對比及外推哲思方法綜理理論哲學、實踐哲學乃至美學與宗教哲學。稱其為跨時代與文化際的哲思宗師，誠然不為過。」¹筆者非常認同陸敬忠教授對沈清松教授的評價。不過，筆者認為，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沈清松教授的

哲學思想之轉折與體系之建構區分為三個階段：

（一）對比哲學與對比方法的思索與發展

第一階段（1980-1990）為對比哲學與對比方法的提出與應用：沈清松教授在《解除世界魔咒——科技對文化的衝擊與展望》一書中自述，對比方法與對比哲學是他從撰寫博士論文以來，所思索與發展出的哲學方法。²此方法的提出是為了取代一般所謂的比較研究法，和修正過分強調否定性的辯證法，並希望能夠兼顧思想與存在中各種因素的差異性和統一性，斷裂性和連續性，以便作為今後任何不同因素、思想與文化傳統相遇與交談，對照與會通，甚至進而綜合與創新的根本觀念和步驟。³1981年，沈清松教授於《哲學與文化》月刊發表了〈方法、歷史與存有：一種對比哲學的哲學思考〉一文，提出對比哲學的方法、歷史與存有的三層架構，用以探討中、西哲學、科技、傳統與現代等種種問題，本文後來被收錄在《現代哲學論衡》一書的第一章。自此，對比哲學與對比方法，成為沈清松教授進行學術研究與建構理論體系的主要途徑與根基。

在此學思階段中，沈清松教授出版的第一本專書《解除世界魔咒》，就是應用對比哲學與方法處理科技與人文、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差異性和統一性、和傳統與現代的連續性和斷裂性。⁴除此，貫穿第二本專書《現代哲學論衡》的研究方法，也是應用對比哲學作為處理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銜接與融合問題的基本架構，並同時引進西方當代重要思潮，諸如當代語言哲學、結構主義、懷德海的科技哲學與形上學，胡賽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的存有學與伽達瑪的哲學詮釋學與社會批判理論等。在《為現代文化把脈》一書中，沈清松教授以文化醫師的身分，藉由對比哲學的方法為現代中華文化把脈，針對科技日益發展所衍生出的現代的社會問題，諸如科學與人文，社會與倫理，教育與學術，文化與哲學等提出診斷，探究出現代性中華文化的

1 陸敬忠與曾慶豹主編，《從對比到外推——沈清松教授祝壽論文集》（新北市：臺灣基督文藝出版社，2009），頁16。

2 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科技對文化的衝擊與展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頁3。

3 同上註，頁9-10。

4 同上註，頁5。

病理病因，進而提供治病良方，以期建立合乎時代的道德新秩序。

在《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一書中，沈清松教授同樣以動態的對比方法，鋪陳西方形上學的發展，自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中世紀聖多瑪斯，歷經近代的康德、黑格爾，到當代的懷德海和海德格，重構各家形上學的系統要義，並指陳其彼此的傳承性和創新性，相互距離和共同隸屬，以便顯露出西方哲學的根本脈絡。在《科技、人文價值與後現代》一書中，沈清松教授在現代科學與人文價值的對比脈絡中，探討中國人價值重建的問題，其欲透過後現代主義的耙梳，謀思超克現代主義弊端之可能性。沈清松教授雖然肯定後現代主義覺察到現代主義的困境，不過他強調後現代主義僅是伴隨現代主義的一個文化思想潮流，即針對現代世界裡的文化、科學與思潮進行否定性、批判性或質疑性的思維活動。因此，他主張，中國人價值的重建，雖然可藉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矛盾否定與批判反省，使人們注意到人我之間的差異與對立，但是中國人價值的重構無法僅透過拆解和諧、否定與批判而重建其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國人價值僅能透過尊重多元性，和諧的、綜合的方式，以泯除異相，消融差別。自此，我們可以體察到沈清松教授的學思旨趣，已經從現代主義逐漸轉向到後現代主義的發展趨勢。

（二）外推策略的提出與擴充到宗教交談的領域

第二階段（1991-2000）為外推（*Verfremdung/Strangification*）策略方法及其哲學意含的提出。沈清松教授在這階段所要處理的問題範圍，從科際整合、文化交流，一直延伸到精神治療。所謂「外推」是走出自己，走向他者，走向別異的行動。這個概念原是 Fritz Wallner 與沈清松教授等建構實在論者為關切科際整合所提出的知識論策略。所謂建構實在論，是歐洲晚近形成中的新思潮，主要是為了克服原先維也納學派的困境而興起的新維也納學派。沈清松教授也是成員之一。1994年，他在維也納大學出版了《儒家、道家與建構實在論》（*Confucianism, Taoism and Constructive Realism*）一

書，正式將外推概念從科際整合的方法，擴張到跨文化交流與互動之上。從不同學科之間的外推，擴大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外推。這點正是沈清松教授對建構實在論的主要貢獻之一。⁵

值得一提的是，德文“*verfremden*”一詞的意義不同於“*entfremden*”。後者，特別指涉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已經被異化或陌生化。例如：親子之間，朋友之間或夫妻之間的關係變疏離或陌生時，便是用“*entfremden*”。不過，前者“*verfremden*”是指自我經過明確或特定的外推策略，自我走出自己的框架。雖然，這種主體的行動是一種自我的疏遠，但是，是一種自我迫使自己重新審視自己，並對自己如何與他者產生互動關係作出全面性的反省與思考。因此，「自我走出」是指自我本身的自我疏離的過程。不過，「自我走出」並不是「自我異化」。換句話說，「自我走出」就是文化系統或理性主體的自我疏遠，然後進入到他者的脈絡之中，與他者建立相互認識與理解的交往互動關係之後自我返回，因而使自我操作性能力得以提升到第二階的觀察秩序，掌握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突生性事實（*emergente Realität*）。但是，「自我異化」則是指自我疏離之後，無法自我返回。在「自我異化」的狀態之下，自我要不是與他者完全斷絕關係，就是已經被他者同質化，進而無法與他者作出區別。

由此看來，沈清松教授所提倡的自我走出之外推策略比靜態自我開放更具驅使力，因為自我走出是理性主體自我超越自己的侷限，承認他者的存在、包容他者的差異性並積極且公開性地進入到他者脈絡之中，與他者建立類似外交關係的具體行動，進而產生與他者整合的可能性基礎。對自我本身而言，雖然自我走出的行動是一種自我疏遠，但是這行動是理性主體自由意志的體現。不過，自我走出並不是恣意的魯莽行為，而是遵循著一般性與普遍性規準或規則的行動，然後由自己的生活世界或微社會走出，進入到不同的社會脈絡之中。理性主體自我走出不僅是一種與時並進自我調節的行動，同時也是一種具有合理性理由的行動。

自我走出的外推策略之所以是一種因應局勢變遷的自我調節、自我改造或自我創造的社會行動，因為理性

5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63。

主體與生俱有適應外在環境的創造性本能。不過，理性主體與他者之間的社會脈絡關係，並不是因果律的必然性關係；自我走出之所以是一種有合理性行為理由的自由意志之社會行動，因為這是理性行動是根據自身的自由意志權衡局勢所發展出的恰當行動，或透過學習的途徑並經由自我理智所肯認的合宜策略，因此行動的本身是具有合理性行為理由的自主性與責任性的社會行動。換言之，外推策略的自我走出，必須是雙向性的參與，自我與他者若無法建立平等、和諧與互惠的交往行動，那麼自我走出是不可能的。自我與他者唯有透過認知、理解與學習的自我走出過程，自我與他者方能跨越各自結構性的框架或意識型態。由此，筆者認為沈清松教授所提倡的自我走出的外推效應，意指理智主體具意向性地跨越當下所處的群我與文化脈絡，進入到他者的脈絡之中，經過這種擺脫宰制的自我疏遠的歷程，自我不僅覺識到自身的存有，肯認他者的他在性，同時洞察到自我與他者之間，既排他又包容的雙重互動關係，然後自我返回先前的群我脈絡之中。自我走出的目的，主要促進自我與他者，對彼此對自身差異的尊重，進而達至良性的溝通與正確的理解。

在這個學思階段中，沈清松教授認為他所提倡的「外推」策略是解決人類現代性困境與哲學問題的靈丹。⁶在他看來，「後現代最主要的正面貢獻之一，是『他者』的提出與發展，替代了近代以來的『主體』概念，從此人應向他者開放並關懷他者」。⁷因此在《人我交融：自我成熟與人際關係》、《傳統的再生》、《追尋人生的意義——自我、社會與價值觀》或《臺灣精神與文化發展》中，「不但從自我認識、自我發展與自我超越轉向他者而面對後現代之挑戰，更進而透過溝通理論由他人而近你我關係，以解消後現代從多元而終極分化之危機傾向，已然將傳統與現代之對比外推至後現代。」⁸

2002年，沈清松教授將近十年來的學術論文選編

出版，他將書名訂為《對比、外推與交談》，可說是這階段的集大成之作。「對比」、「外推」與「交談」正是沈清松教授學思轉折的三個重要的關鍵性概念。本書於2005年以《沈清松自選集》為名，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本。在本書中，沈清松教授明確地表明自己將對比與外推的方法，不僅運用在文化交流上，同時也運用到宗教的交談之上。他主張，外推就是要求不自限於自己一向的範圍，而要求自我不斷走出熟悉性，不斷向他者開放，不斷重新脈絡化。在我們的生活世界當中，我們除了由不同學科、不同語言所構成的不同微世界之外，還有由不同生活、不同價值、不同習俗所構成的不同文化世界，以及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終極實在、不同教義、教規與禮儀所構成的不同宗教世界。然而，儘管自我與他者具有不同的微世界、文化世界與宗教世界，沈清松教授認為，我們一樣可以透過語言習取（language appropriation），達成相互理解甚至相互豐富。⁹所謂的語言習取概念，簡單說就是學習其他學科或文化群體的語言，並為己所有，藉以成為自我走出與進行外推的語言媒介。

除此，沈清松教授認為，我們可以將外推進一步應用到宗教交談的領域，主要步驟如下：首先，進行語言外推（linguistic stangification），也就是指每一宗教傳統應該可以用另一個宗教傳統可以理解的語言，說出自己的主張，即使這過程會有不可避免的意義流失；接著，進行實用主義的外推／實踐的外推（pragmatic stangification），也就是將自己的信仰設身處地置於另一宗教產自的社會脈絡；最後，進行存有學的外推／本體的外推（ontological stangification），也就是指經由實在本身的迂迴，進入另一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之中。¹⁰就此而言，在多元文化或宗教之間，我們可以透過外推，進行文化交流或宗教交談，共同汲取各種文化或宗教中的價值理念或靈修資源，開啟人類智慧，撫慰

6 同上註，頁2。

7 同上註，頁11。

8 陸敬忠與曾慶豹主編，《從對比到外推——沈清松教授祝壽論文集》，頁15。

9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頁478-479。

10 同上註，頁479。

人心，同時也可相互合作，共同促進人類價值與倫理的重建。

(三) 透過跨文化哲學的脈絡，慷慨外推，邁向多元他者

第三階段（2000-2018）主要立基於中華新士林哲學的傳統，倡導中華現代性的概念，迎接後現代主義與全球化的挑戰，邁向多元他者。概括性地說，我們可以將沈清松教授的學思第一階段視為其建構理論體系之醞釀期，第二階為理論體系建構的發展期，第三階段則是理論的體系成熟期。在這個學思階段中，沈清松教授一方面站在中華新士林哲學的基礎上，繼續處理了佛教、儒家與基督宗教等宗教交談問題。另一方面，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他主張以「多元他者」（many others）概念糾正拉崗（J. Lacan）、德勒茲（G. Deleuz）、雷味納（E. Levinas）、德悉達（J. Derrida）等人所謂他者（the Other）。因為人在實際存在中，皆是生活並成長於多元他者之間，而且中哲傳統，無論儒家所言「五倫」、道家所言「萬物」、佛家所言「眾生」，皆屬多元他者。此外，針對後現代的相對主義困境，沈清松教授主張發揮儒家「恕者善推」、「推己及人」之意，透過語言外推、實踐外推與本體外推，架通不同的微世界、文化世界與宗教世界；並藉著相互外推，在全球化過程中與多元他者達至相互了解與相互豐富，¹¹進而開展中華現代性的理念。

在這個學思階段中，沈清松教授透過以下幾本著作開展他的理論體系，在《對他者的慷慨：中華文化、基督教與外推》一書中，他指出現代中華文化愈走愈封限於主體，甚至心中已無他者。在他看來，天主教是一個善於外推的宗教，外推的慷慨精神本來就含藏在天主教的教義與歷史動力之中。就教義而言，天主創造世界是出自祂原出的慷慨，自我走出，走向萬物。因此天主教帶給中華文化最重要的精神與動力，是由於注入了邁向他者、慷慨胸襟與外推精神，促成中華文化中的超越與內在、仁愛與正義、外推與建構的動態對比與均衡發

展，而不在於個人的自我意識。¹²但是，為何天主教早於盛唐時代就已經傳入中國，卻無法像佛教那樣，成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因素，甚至一度黯然消失於中土呢？明末耶穌會來華，雖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貢獻良多，但是它究竟有沒有為中華文明的真正需要對症下藥呢？

在筆者看來，沈清松教授在《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一書中，承繼中華新士林哲學家的使命，在跨文化脈絡中，透過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對比性研究，對上述問題提出明確的解答並促進中世紀哲學精神與中國哲學精神的會通。他主張，我們應該承繼利瑪竇來華所搭建起的外推策略，喚醒原始儒家中未被重視的「推」之概念，使中華新士林哲學與中華現代性文化彼此欠缺相互外推的理論向度，能夠透過友誼交談的平等模式加以彌補，以期達至中西文化相互豐富。在《返本開新論儒學》一書中，沈清松教授重新審視儒學「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以作為儒家為學與做人的根本態度，進而探究儒學如何面對後現代、全球化與未來的挑戰，如何能與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以期建構出符合中華現代性的新典範。然而，任何文化系統都無法單極宰制世界哲學現代性新典範的形構過程，同樣地中華現代性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能像觀光客一般，在陌生的文化領域之中，僅搜尋自己熟悉的部分，進而以不倫不類、膚淺且獨斷地描述方式定位他者。我們應該以相互理解與溝通對話的模式，解消陌生、差異與誤解，進而豐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世界各文化體系僅能透過溝通模式，彼此交流、對話或溝通進而相互理解，以期共構與制定出足以面對未來現代化、世界化與全球化的社會挑戰的替代性新思維、新理論的典範。

在《跨文化哲學與宗教》一書中，沈清松教授主要在多元文化脈絡下，討論跨文化哲學。他強調，跨文化哲學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使不同哲學傳統在互動中提煉出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可普化元素，並在文化交流中相互辯證與彼此豐富。因此，他認為中華現代性文化也應該跨出自身文化框架，擺脫傳統的自閉症，邁向多元他

11 沈清松，《中華現代性的探索：檢討與展望》（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xviii。

12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頁 513。

者的文化脈絡之中，以達至相互豐富，進而共同尋求可普化的規範性倫理原則。在《從利瑪竇到海德格》一書中，沈清松教授提及，他口述這本著作的構思，就是從跨文化哲學的觀點，介紹並評價耶穌會士如何引進亞里斯多德學說入中國，又如何介紹孔子與四書五經進入西歐，以及雙方此後在思想上，哲學上的互動與演進。¹³ 誠如劉千美教授所言《從利瑪竇到海德格》一書，便是一本有關中西文化在近代思想史的脈絡中，如何跨越文化差異而彼此互動、交談與相互豐富的論述著作。¹⁴ 不容否認，口述著作本身，本來就有其侷限與困難之處，但是我們從本書鋪陳結構可以很明確地看出，沈清松教授已然宣告中華現代性與中華新士林哲學將邁向全球化跨文化的研究時代。

在《建構實在論：中西哲學的中介》一書中，沈清松教授認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多元文化時代。所謂的全球化，他定義為：「一個跨越界域的歷史進程。在此過程中，人的欲望、內在關聯性與可普性在整個地球上實現出來，並在現今與不久的將來體現為擴張至全世界的市場、跨國際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的全球在地化」。在全球化的歷程中，不同的哲學與宗教傳統都必須自我走出，走向多元他者與之相逢與對話。在他看來，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共同關切點就是可普性（universalizability）概念。雖然西方哲學本身關注的是理論的可普性，而中國哲學則關注的是實踐的可普性，但兩者目標都是可普性。對此，中西哲學具有會通之可能，因為理論和實踐可以被看作是相輔相成的。就某種意義上來說，理論與實踐，雖不相同但又互補，從而形成了中西哲學上的一項重要的結構性對比。¹⁵ 最後，他將相互外推視為跨文化哲學的可行策略。¹⁶

三、未完成的學術志業

對筆者而言，沈清松教授透過跨文化與跨學科領

域的研究方法，以開放性的哲學思維，提倡和諧外推的可普性原則，進而得以慷慨地邁向多元他者，著實辯證性地開展自我與他者之間有限與無限，特殊與普遍的存有關係。換句話說，在筆者看來，沈清松教授學術的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使當代中華新士林哲學進行關係存有的轉向，使中華新士林哲學擺脫主體哲學的窠臼，邁向多元的他者，進而強調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意識之先在性與優先性。不過，中華新士林哲學如何使天主的聖愛、儒家的仁愛、道家的慈與佛家的慈悲得以透過文化交流或宗教性交談具體落實其本土化或在地化，以及如何能使中華現代性自我得以擺脫工具理性的宰制，以及處境牢籠或社會系統的制約與束縛，使其得以重新進入愛的關係存續脈絡之中，進而肯認超越性終極他者以及多元他者的他在性，重新尋獲自我的根源、自我重新認識、自我形塑、自我認同與自我實現呢？這些都是天主教社會哲學在華的本地化所應該持續關注的問題，也是承繼與復興中華新士林哲學的重要任務與使命。因此，在筆者看來，沈老師有三項未完成的學術志業有待我們一同承繼與發揚，即：持續以對比哲學的方法重構與修補中華現代性的概念。其次，在關係存有學的基礎之上，促使中華新士林哲學的理論研究志趣朝向建構天主教社會哲學的研究方向發展與前進。最後，在全球化時代，面對多元的他者，將慷慨外推、可普性概念，應用到跨學科、跨文化、跨宗教與跨醫學（中西醫之間的外推）等。

附錄：沈清松主要學術著作

1. Vincent Shen, *Establishing the Meaningfulness of Life for Common People* (Wei Sheng Min Li Ming 為生民立命) (Guizhou: Confucius Publishing House, 即將出版)。
2. 沈清松 (Vincent Shen) 與華爾納 (Fritz Wallner), 《建構實在論：中西哲學的中介》(臺北：時英出版社，2018)。

13 沈清松，《從利瑪竇到海德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頁 XII。

14 劉千美，〈從利瑪竇到海德格一書之導讀〉，收錄於沈清松，《從利瑪竇到海德格》，頁 III。

15 請參考沈清松，《建構實在論：中西哲學的中介》(臺北：時英出版社，2018)，頁 123。

16 同上註，頁 130。

3. 沈清松,《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4. 沈清松,《返本開新論儒學》(貴州:孔學堂書局,2017)。
5. 沈清松,《從利瑪竇到海德格爾:跨文化脈絡下的中西哲學互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6. Vincent Shen, editor, *Chinese Spirituality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A Kenotic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15) .
7. 沈清松,《從利瑪竇到海德格:跨文化脈絡下的中西哲學互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
8. Vincent Shen, editor, *Dao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 Dordrecht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9. 沈清松主編,《中華現代性的探索:檢討與展望》(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
10. 沈清松,《跨文化哲學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 沈清松,《科技、人文與文化發展》(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12. Vincent Shen, Yolaine Escande and Chenyang Li, editors, *Inter-culturality and Philosophic Discourse*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2013).
13. 沈清松,《跨文化哲學與宗教》(臺北:五南出版社,2012)。
14. 沈清松,《中世紀哲學精神》,簡體字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15. Vincent Shen and Kwong-loi Shun, *Confucian Ethic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 2008).
16. Thâm Thanh Tùng (Tsingsong Shen), *Sự Tái Sinh Của Truyền Thống* (傳統的再生), translated into Vietnamese by Nguyễn Tài Thư (Ho Chi Ming City: Nha Xuat Ban Phuong Dong, 2005).
17. 沈清松,《沈清松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18. Vincent Shen, *Wisdom in Chin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Vincent Shen and Willard Oxtoby, Prefaced by Vincent Shen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 2004).
19. 沈清松,《大學理念與外推精神》(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
20. 沈清松,《對他者的慷慨:中華文化、基督宗教與外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21. 沈清松,《科技與文化》(臺北:空中大學,2003)。
22.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23. Vincent Shen, Xavier Le Pichon, Helène Lai, Bosco Lu, *La confrontation avec la souffrance et la mort et l'émergence des Droits de l'Homme* (Taipei: Les éditions du Pigeonnier, 2001).
24. 沈清松,《臺灣精神與文化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25. 沈清松,《呂格爾》(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
26. 沈清松,《追尋人生的意義:自我、社會與價值觀》(臺北:臺灣書店,1996)。
27. Vincent She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Constructive Realism*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 沈清松,《傳統的再生》(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
29. Vincent Shen and Chen-ching Sun, *Western Philosophers and their Thought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 沈清松,《人我交融:自我成熟與人際關係》(臺北:洪建全基金會,1996)。
31. 沈清松,《科技、人文價值與後現代》(臺北:社會大學,1990)。
32. 沈清松,《站在時代的轉類捩點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
33. 沈清松,《儒家思想與現代生活》(臺北:華視出版社,1989)。
34. 沈清松,《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臺北:牛頓出版社,1987)。
35. 沈清松,《為現代文化把脈》(臺北:光啟出版社,1985)。
36. 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
37. 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科技對文化的衝擊與展望》(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4)。增訂改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